

周
官
胙
測

春官宗伯第三

周官

孔廣林臆測

周官臆測三

乃立春官宗伯

鄭司農詁宗伯名義引國語屏攝之位疏云

服氏云屏猶井也謂攝主不備井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卽引

曾子問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井之事

左氏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

司農云束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

國語異廣林謂攝主非常禮卽以位爲主祀之位亦不得舍阼主

舉攝主也韋昭云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

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說近是鄭君注檀弓云襲以布衣木如稱

與正義云稱是漢時之扇若然內外傳兩屏攝義同宜依韋說

注及正義今本稱皆从衣作
惠定宇校依宋本从手作

甬人

鄭康成云甬釀秬黍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

一稭二米廣林南爾雅云秬黑黍稭一稭二米然則秬是黑黍大
名稭乃其一稭二米者故詩云維秬復云維稭也如此注并爲一
物矣詩生民正義引此注而申之云宗廟之祭唯裸爲重二米嘉
異之物甬酒宜用之故以二米解甬然經傳多云秬甬未有云稭
甬者是釀酒不科用二米之稭也且秬卽黑黍鄭云如黑黍亦誤
疑如字爲轉寫者誤衍與說文解詁字云黑黍也一稭二米以釀
也从甬矩聲或从禾稭一稭二米許君說與鄭君同甬者以秬和
甬而釀之甬資秬成秬不因甬得號字从甬秬恐俗書耳生民正

義又云爾雅云秬一稭二米鬯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秬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卽其皮稭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稭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稭爲秬也據此仲達所據本稭作秬不用爾雅文與賈氏所據本不同以鄭志繹之仲達所據本爲是但如所云則秬皆二米而秬非黍名詩何以秬秬別文邪當以爾雅爲正

司尊彝

鄭康成云彝灋也言爲尊之灋也廣林謂此太鑒說

文云宗廟常器也其說較安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鄭康成云遠廟曰祧

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廣林謂遷主所藏曰祧廟之寢亦曰

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遷主之祧也此職之祧寢也先王衣服藏諸寢此職云其遺衣服藏焉是其證文武夷厲以降乃爲祧周公制六典時無庸豫立祧名也或以祧爲后稷廟知不然者職文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勳墜之宗伯職其大守祧職其小廟寢正其差耳后稷太祖不得殺於四親而祧主藏于太祖亦無事別著其勳墜也奄必八人者五廟各一祧主之寢昭一人穆一人其一人則掌先妣之寢者必用奄及女奚者亦由生時正內之用寺人內豎矣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此十二卿二十四大夫四十八中士皆擇

內女外女之賢知者爲之秩比卿下大夫中士非眞授之卿大夫
士也外此者爲內宗外宗故彼二職皆云凡有爵者略之也於此
職爲輕且無數疏以此皆爲奄人蓋誤或謂此卽天官世婦亦舛
鑄師 鄭康成云鑄如鍾而大廣林謂鑄大射儀作鑄說文云鑄
田器鑄錙于之屬然則鑄正字鑄假借字也諸解不同此注及大
射儀注並云如鍾而大韋昭注國語以爲小鍾郭璞注爾雅以爲
鑄卽鑄陳暘樂書以爲鑄卽歌鍾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
以歌鍾二肆及其鑄磬鑄與歌鍾別文大射儀亦云笙鍾之南鑄
笙鍾卽歌鍾也鑄不得又爲歌鍾陳暘之謬二經可以折之矣鄭
君云大韋氏云小鑄水火不相伴然證以爾雅皆是也釋樂云大

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鏞見虞書及詩雅頌棧前人
以爲編鍾剽無聞鏞居鏞編之間非剽而何小於鏞可曰小鍾大
於棧可曰大鍾此對磬師擊編鍾故云如鍾而大大射儀注亦對
笙鍾爲文周語之鍾卽鏞也故彼注云鏞小鍾但鏞多對編罕對
鏞小鍾之解可施之周語不可概之它處晉語鄭伯嘉來納歌鍾
二肆及寶鏞韋氏亦訓爲小鍾則舛詩靈臺云賁鼓維庸那云庸
鼓有數鏞配鼓與鏞配離磬者異郭璞比而同之亦誤鏞於禮無
文鍾師職以鍾鼓奏九夏鍾鼓連文鍾師之掌正鏞矣鏞於鍾中
特大故獨得鍾名九夏之奏首以晉鼓導之次以鏞宣之每成皆
以鏞聲之乃以編鍾節之三鍾金奏備有焉鍾師注云金謂鍾及

錯殊不別白鍾者金之大稱散言之可皆曰鍾既以釋名立言當核實直云如鍾亦混矣磬師疏云不編者十二辰零鍾疑卽十二鐃鍾與書大傳所謂撞黃鍾右五鍾皆應撞蕤賓左五鍾皆應者是也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 後職文止列男巫女巫巫巫師不列職蓋招弭堂贈祓除釁浴男女巫爲之司巫帥之巫師無事焉掌教之而已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鄭康成云禮吉禮是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廣

林謂此經所云卽舜典所謂典朕三禮也敬天神人鬼地祇正所以立安邦國禮以祭祀爲上宗伯之掌亦以祭祀爲重故特揭之以見義注說未協至疏以邦據王言邦國據諸侯爲說更乖於義矣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康成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廣林謂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此其義也此注云煙言其禮也洛誥云明禋又云禋于文王武王是禋祀之名亦施之宗廟但彼則取明潔敬享之義燔柴升煙唯祀天爲然故鄭君以煙釋此禋祀也釋文李音煙則直讀爲煙失其義矣

以血祭祭社稷 鄭康成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

廣林謂社稷之社兼方丘及大社蓋方澤祭地亦可以社名也知者大司樂澤中之祭鼙鼓鼙鼓人職云以鼙鼓鼓社祭是社亦有泰折矣況司服職祭社稷則希冕退在四望山川下此登社稷於山川豈不以此之社兼大元故首列與

五祀 鄭司農云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康成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廣林謂五色之帝天神也五官之神人鬼也祀五帝五官配焉禮以實柴不在此列此五祀蓋卽戶竈中霤門行云

以鯉沈祭山林川澤 覲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爾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彼於山皆不言鯉鯉

禮之升卽爾雅之縣也廢縣瘞祭地及山同之任意爲文各舉其所主耳南山經云用一瑋玉瘞中山經云縣以吉玉北山經云用一璧一圭投投廢也爾雅疏以廢爲埋誤也北山經一璧一圭投投疑當作廢蓋字形相涉而誤血祭已下唯沈爲川澤所獨其它地元互相備矣祭法云瘞埋於泰折是祭地以狸也中山經云剗一牝羊獻血是山亦血祭也又云一牡羊副是山亦副辜也餘可類推

以副辜

副辜文副副說文云判也周禮曰副辜今人以副爲

副貳字而以讀副析之副音爲改字讀之非也副貳副稱字本並作福从衣旁作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漢尹宙碑位不福德魏上尊號奏以福海內欣戴之望其明證矣福借用副亦自漢始武

榮碑爵不副德史晨後碑副掾孔綱是也經典相承福皆作副乃
借副爲福不得謂借副爲福

祭四方百物 鄭康成以四方百物爲蜡祭廣林謂四方與百

物爲二地元有四方猶天神有四望凡地元中若山林川澤之類
無主名者皆是大司馬獻禽以祀昉月令季秋命主祠祭禽于四
方詩甫田以社以方此之謂也百物則蜡是矣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鄭康成云肆獻裸饋食

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進孰時也獻獻
醴謂薦血腥也廣林謂肆獻裸禘也饋食祫也禘大于祫故祫通
諸侯禘止天子王制諸侯有禘者時禘耳鄭君先祫于禘非是肆

如全爲肆之肆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則肆也凡祭牲用
胖禘則用全以獻卽儀禮所謂四鬯也攷儀禮四鬯皆豚則此疑
亦用饋重禘大祭擬諸郊焉國語禘郊連文是其證矣禩祭之始
事也肆獻禘之異牲也故特以目禘爲先言肆獻而後言禩肆獻
禘所獨禩六享所同也祫之言合合食先王以食爲主故舉饋食
爲文二享各舉其重者而言下四享實於此互見矣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
先王 祠禴時禘也嘗烝時祫也春祭爲祠而郊特牲曰春禘
秋嘗夏祭爲禴而祭統曰夏祭曰禘祠禴陽也禘陽之盛也故祠
禴亦可稱禘王制云天子禴酌祫禘祫嘗祫烝諸侯酌禴禘一禴

一貽嘗貽烝貽春祭皆饋夏有饋有貽秋冬皆貽故嘗烝爲時貽
蓋四享祠爲饋祭祭于廟親親也夏秋冬皆貽于大祖之廟聯鬼
神也春秋左氏傳云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禘也廟大祖也王
制祠爲酌詩天保云禴祠烝嘗前人以王制爲虞夏制詩爲便文
詩誠便文王制爲虞夏制則非蓋泥於此經謂春必名祠夏必名
禴故曲爲之說耳不知祠禴本無甚異義互言爲可不比嘗烝之
於秋冬矣

辨說詳予禘
貽贈解中

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鄭康成云服膳社稷宗廟之肉

廣林謂左氏成十三年傳云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是服膳以廟社
分公羊穀梁並云生日服孰曰膳是服膳以腥孰分說文服作禘

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脰天子所以親遺同姓膳作饗云宗廟火
孰肉春秋傳天子有事饗焉以饋同姓諸侯或从月則二義兼取
焉以意釋之脰膳云者蜃器所盛之肉也本非二名亦可單稱脰
故大行人職曰歸脰以交諸侯之福春秋定十四年云天王使石
尙來歸脰鄭君故不別脰孰統言之曰社稷宗廟之肉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 此九命與典命所云九命不同蓋就一人言之由一命遞
至于九也壹命受職謂試之以事卽王制云論辨然後使之也再
命受服謂命之所謂任事然後爵之也三命受位列於朝矣所謂

位定也四命受器有祭器矣五命賜則則樂則也大夫士有功賜之樂也六命賜官得自辟除官吏矣七命賜國則出封矣八命作牧專征伐矣九命作伯爲五侯九伯長矣舊多泥于九等之命故立說未融洽耳

公執桓圭 說文云璚圭公所執是桓圭字本作玉旁獻今經典相承並作桓蓋因取象桓楹故耳桓亭郵表也桓圭琢飾象其雙植焉

侯執信圭 鄭康成云信當爲身廣林謂信讀爲屈伸之伸信伸古多通用直者爲信圭屈者爲躬圭尊卑之差也如注說身卽躬也二圭何以別故此注下文不得不曲爲之說曰皆以人形爲

瑑飾文有屬縟矣

宿眡滌濯 鄭康成云宿申戒也疏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眡所滌濯祭器廣林謂宿與眡滌濯爲兩事儀禮少牢特牲並有宿尸之文此之宿正宿尸也大宗伯宿之肆師詔相其禮鄭君注云申戒語不別白疏直以祭前一宿釋之則謬矣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鄭康成云上帝五帝也廣林謂上帝天也卽上經云昊天上帝彼常祀此因事而祭也賈疏引祀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謂風雨寒暑非一帝所能爲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夫風雨寒暑各有攸司唯天總厥成故旅上帝而百神在其中五帝天之佐也烏有舍上宰而旅其佐

者乎或云旅臚也臚祭五帝一天不可言旅此又不然唐黎幹上
十詰十難其十難之六云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
也若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耶

及四望

鄭司農云日月星海鄭康成云五嶽四鎮四瀆廣林

謂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三正記云郊後必
有望春秋左氏傳云望郊之細也四望云祀不云祭又與郊相連
明是天神非地元矣公羊傳云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在天爲四望
在地爲四方時邁云懷柔百神望之事又云及河喬嶽方之事分
言之方望各異統言之望可兼方故傳云並走羣望又云江漢睢
潭楚之望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經中多言望寡言方學者每并

方於望而以望爲地元皆鄭君此注滋之誤耳

小宗伯之職 辨廟祫之昭穆 鄭康成云自始祖之後父

曰昭子曰穆仲弟廣森疑以昭先穆則終周之世武常先于文且昭主藏武王廟穆主藏文王廟是三十四王無不以子先父謂生人之次昭大于穆宗廟之次穆大于昭廣林謂說文昭作召云廟召穆也父爲召南面子爲穆北面此據合食大祖時大祖東向昭南面穆北面而言非昭穆本義召讀若韶繼也子繼父統故其次爲召穆遠也孫於祖漸遠矣故其次爲穆先昭後穆其次定矣主之昭穆有定而廟次之昭穆則以世爲先後周公制禮時廟制后稷爲大祖居中大王以穆爲顯考廟居右王季以昭爲皇考廟居

左文王以穆爲王考廟居右武王以昭爲考廟居左不啻公劉皇
僕毀隃高圉公叔凡六世皆昭主祧居太祖之左夾室鞠慶節差
弗公非亞圉凡五世皆穆主祧居太祖之右夾室四親廟先穆而
後昭矣至成王崩其次當穆乃祧大王于太祖之右夾室文王遷
于大王廟爲皇考廟成王入文王廟爲考廟王季以昭爲顯考廟
武王以昭爲王考廟則先昭而後穆矣若然烏有以子先父之嫌
唯泥於廟必左第一宮爲首斯疑次序之素耳至昭王穆王而後
文武不祧而爲二世室以文次當穆武次當昭不可亂故仍其廟
次文右武左及其享之固先文而後武也厥後祧主昭附于武穆
附于文文之享先武則成昭亦先康穆矣總之主之昭穆廟之昭

居官月記三
穆皆有定位而昭穆之先後尊卑則隨世而遷故曰辨昭穆如其
有定更何俟宗伯之辨之哉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 鄭康成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
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廣林謂祭祀賓客皆奉而授大宗伯也大宗
伯職大祭祀攝薦徹大賓客攝載果二者皆據攝后而言彼注以
大賓客爲攝王非也大宗伯攝后裸裸賓客后不親大宗伯攝其
事小宗伯奉而授之正下經所謂凡大禮佐大宗伯者至祭祀贊
王乃太宰之職彼職云祀之日贊玉帛爵之事是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饗獸于郊遂頒禽 甸祝職云師甸致
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饗獸舍奠于祖廟乃斂禽然則此帥有司

正甸祝矣注以有司爲大司馬之屬大司馬之屬宗伯烏得而帥之其誤明甚

肆師之職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 鄭康成云所當

爲進祿之祿珥當爲珥祿珥者魯禮之事廣林謂祈卽祈禱之祈珥當爲珥南山經皆一白狗祈西山經用一白玉祈東山經珥用魚是其事也此承上文序其祭祀明據祭祀爲文祈珥皆祭號小子職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凡祈珥共其羊牲皆此之謂知者小子職別有釁邦器之文羊人職亦別云釁積共其羊牲則此不據釁言明矣鄭君因士師職凡釁珥則奉犬牲字作釁遂將祈珥皆破從釁珥非也中山經云祠用黑犧大牢之具釁釀干儗置

鼓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雄雞于下刳一牝羊獻血饗之又云一雄雞一牝豚刳脰用稭若然刳亦不專主鬯矣士師刳珥亦猶羊人之所珥也

大朝覲佐儼 鄭康成云爲承儼疏云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儼廣林謂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凡職分大小必階有崇卑肆師小行人並下大夫也安見大朝覲不可小行人承擯耶且小行人職云凡諸侯入王爲承而擯言凡則兼大朝覲矣肆師小行人兩爲之者承儼非一人小行人爲承肆師佐之故此職云佐儼小行人乃正言爲承而擯也注未別白疏則誤矣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鄭康成云貉師祭也貉
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
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廣林謂師祭禱也此貉爲田祭詩吉日
云旣伯旣禱伯卽貉鄭讀貉爲十百之百是矣乃云師祭則舛其
義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其力故禱其祖吉日之詩卽此大甸獵
也祭黃帝蚩尤者是師祭之禱王制云禘于所征之地

鬱人 和鬱鬯

鄭司農云鬱爲草若蘭十葉爲貫百二十貫

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廣林謂說文云鬱芳草也十葉爲貫
百廿貫築以煮之然則此注中爲築之爲乃衍字疏云百二十
貫爲築未知出何文此字誤衍已久肆師築鬯司農云築香草煮

月言月言三
以爲鬯是亦以築爲治鬯之事不應別爲異義也疏又引王度記
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之士以蕭庶人以艾皆以和酒
若然則鬯艸又名鬯詩正義云鬯是酒名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
無稱鬯者據此王度記所云不足信也且鬯唯天子用之諸侯有
功乃得賜鬯大夫士安得以香草和酒儀禮一經可攷也何王度
記直下達庶人皆得以草和酒邪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 注引少牢禮主人
受嘏出房乃遷獻祝謂此鬯人受卒爵亦王出房時疏以爲天子
有獻鬯人量人之禮無獻祝及佐食之事廣林謂詩卷阿箋云王
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贊道

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佐之是王有佐食也有祝有佐食決無不獻之理魯人量人但飲卒爵而已不可云獻亦不得當獻祝佐食之事注引少牢禮明受卒爵在王出房時非卽以之當獻祝佐食也

司尊彝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 鄭司農云追享謂禘

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鄭康成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賡林謂先鄭之解確無可議禘以裸享在夏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是其明證祫以饋食在冬故大烝亦名大祫

說詳于禘祫解

其義則追享者追祖所自出而享之也朝享者合羣廟

之主升食太祖有朝象焉後鄭以禱祭告朔當之誤矣夫祭以享名且有禋及朝踐再獻之節大祭祀也告朔禮簡不立尸后又不與安有所謂禋獻醑醕哉禱祠祈請更不必言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鄭康成云存省也謂大遣時奠

者朝夕乃徹也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卽徹廣林謂朝夕乃徹凡奠則然大遣奠不得云朝夕乃徹也旣夕云厥明滅燎鼎入乃奠奠者出薦馬徹者入徹巾苞牲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是苞奠後卽徹以分禱五祀小祝職道齋之與卽此奠也牲體以禱五祀奠彝埋之階間魯人職云及葬共其祔器遂狸之是矣魯人共之狸之司尊彝省之聯事也注以奠彝

爲朝夕乃徹已誤於大旅云陳之不卽徹尤無據亦如之者亦如大喪奠舞省其所共之數陳設之處焉但大喪省其狸大旅則省其藏爲異耳

典瑞 纁藉五采五就 鄭康成云纁以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

廣林謂聘禮記云皆玄纁繫長尺絢組

鄭讀繫屬上爲句
誤說詳儀禮凡測

蓋以玄纁

之帛爲纁而以絢組爲繫也玄被纁裏被畫五采若三采二采木幹韋衣之說未的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祀天之圭璧其邸此祀地之圭

蓋琮其邸矣琮有九寸有八寸有五寸地數八此兩圭之邸容八寸與四望天神亦兩圭者殺于上帝也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康成云書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繡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王者相襲至周而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則衮之衣
五章裳四章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衣三章裳四章毳畫虎雉謂宗
彝也衣三章裳二章希刺粉米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玄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廣林謂大裘冕服玄衣玄裳
十有二章衮冕服九章衣山龍華蟲宗彝藻凡五章裳火粉米黼

黻凡四章驚冕服七章衣華蟲以下裳粉米以下韞冕服五章衣藻以下裳黼黻希冕服三章衣粉米及黼裳黻荀子云天子朱襖衣冕諸侯玄襖衣冕是此四冕服王皆朱衣纁裳諸侯皆玄衣纁裳矣玄冕服一章衣裳同黻玄衣纁裳自天子達此注紕錯不一竊條辨之注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夫旗章自爲旗章與冕服兩不相蒙未必定是移冕服之章于旗亦未見旗有三辰而冕服必不可再作續也況九旗有交龍有熊虎曾不聞并龍與宗彝亦去之也鄭君持周無十二章之說故謂大裘之上玄衣無文又礙於郊特牲王被裘以象天一語乃依回其說謂記爲魯禮降於天子故被裘魯用王禮未更侯號何得直以王稱說

之者曰推魯禮以言周禮亦牽強無謂故直以記文斷爲大裘冕
玄衣而袞十有二章也袞冕以下王衣皆朱此獨玄象天且示質
焉其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則以詩及荀子折之荀子云天子
山冕是九章首山矣以袞名者龍爲君德變化無方且在衣之章
龍尤章顯是以謂袞焉必以章首名則有虞十二章胡不稱日冕
邪火在藻下故羣冕五章初一日藻次二曰火羣萬也畫藻於衣
象水草之羣萬溫煖而潔也詩大車云羣衣如藻藻也又云羣衣
如璚璚玉赤色如璚謂火鄭君登火於宗彝因解羣爲虎雌如璚
無說矣注又云羣冕衣三章裳四章疏以爲衣是陽從奇裳是陰
從偶若然玄冕一章何以又云在裳而十二章者何奇偶不別乎

注又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詩終南云黻衣繡裳則黻繡於裳亦刺於衣春秋傳以黻冕命士會是玄冕亦稱黻冕冕以衣名不以裳名也衣尊於裳豈有裳繡而衣轉無文者又不得以以素爲貴比也注又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冕大夫服喪大記說大夫之復云以玄纁然則玄冕之裳以纁不以纁也爾雅云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二色自別不得蒙混前人於鄭君注說信之不疑獨疑祀五帝亦大裘而冕爲不可通是蓋未融會經中亦如之三字之義大裘唯郊天服之非日至雖祀昊天上帝不服大裘大裘掌之司裘不在司服此所掌者大裘冕服十二章者也亦如之者如祀昊天上帝服玄衣裳十二章耳學者誤會經文紛紛聚訟舛矣

凡兵事韋弁服

鄭康成注此職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

注聘禮又云韎布衣而素裳蓋因韋弁兵服不得以歸褻餼故爲韎衣素裳之說不知韋弁卽爵弁韋其質爵其色兵事服之禮事亦服之弁同衣異兵事衣裳皆韎韋左氏傳韎韋之附注是矣禮事則純衣纁裳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

凡甸冠弁服

鄭康成云冠弁委貌廣林謂委貌乃玄冠非冠

弁冠弁以甸卽皮冠也故以招虞人冠者首服大稱冠弁故亦稱皮冠不得因有冠名遂呼爲委貌也仲弟廣森以左傳難云楚子因雨雪而皮冠見子革則去冠是皮冠乃加于冠上之物故衛侯不釋皮冠爲不敬大臣似非冠弁廣林答之云冠上所加不得云

皮冠傳云去冠被是去冠上之被卽彼傳上文云率被者是凡君見臣當禮冠楚子狩于州來正旬事故以皮冠見衛侯射鴻臚耳非爲何事且戒二子食當易冠見今不然故二子怒若皮冠爲雨冠衛侯在國傳未嘗云遇雨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

此據諸侯及王朝臣也諸

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者爲王緦衰旣葬除之儀禮喪服有明文矣或援此經以爲違乎陪臣而喪服所云乃衰周則然不亦異乎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

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舊以此經云孤之服自希冕

而下遂謂王之三公毳冕廣林謂此經孤以下皆據侯國之臣非王之孤卿大夫也王之三公八命其服鷩冕七章而小章則八孤卿六命其服毳冕五章而小章則六大夫四命其服希冕三章而小章則四三等之士皆自爵弁而下唯皮弁玉璫各如其命數王制云三公一命卷三公出封加一等卽賜衮其本服鷩冕可知詩大車云毳衣如茨序謂陳古大夫以刺卿上大夫也是卿毳冕之證孤卿同命皆毳冕矣公鷩孤卿毳則大夫希可知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康成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袂等也其袪尺

二寸大夫已上侈之疏云上已有素服別云素端爲士設文以士不得侈袂故別見端文廣林謂弁服侈袂冠服皆端自天子達注疏泥於此句專爲士設文強爲之說不知上經均未言齊服此句統承上文謂自王已下齊皆用此二服無等殺也

家人 凡祭墓爲尸 鄭康成云祭墓爲尸或禱祈焉廣林謂古不祭墓禱祈亦非墓所有事上經甫窆遂爲之尸司農謂始窆者祭以告后土後鄭讀請度甫窆爲句而以爲尸據成葬祭墓地之尸故於此祭墓別解爲禱祈亦望文爲說耳上經句讀及詁義宜依司農爲正此祭墓爲尸據后世子之喪甫窆告后土也

大司樂 乃奏大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乃奏姑洗

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疏云四望卑於神州故降用陽

聲第三廣林謂祭地元祀四望當互易文之錯爾四望與上天神爲一節祀神樂也地元合下山川爲一節祭元樂也先妣先祖爲一節享鬼樂也樂先神而後元由元及鬼依次列之非有尊卑之差不然先王衮冕而祭山川毳冕而祭何山川之樂反先於先妣先祖邪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巨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鼙鼓鼙鼓孫竹之管空桑

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康成辟位不用之說學者多疑焉李安溪以上經六樂之序差之謂天宮人宮圓鍾黃鍾當互易地宮南呂乃小呂之譌廣林謂此三宮之樂與上六樂兩不相蒙六樂乃合樂時金奏之均笙歌之調此則降神之樂還宮起調法也天宮三均四調圓鍾爲宮卽以其宮主調黃鍾爲角其宮夷則大族爲徵姑洗爲羽皆函鍾宮矣地宮四均四調函鍾爲宮調卽以其宮起畢無射之宮

大族爲角矣南呂之宮姑洗爲徵矣黃鍾之宮南呂爲羽矣人宮
均亦四而調亦四人鬼陰也準諸地焉黃鍾爲宮調木主之大呂
爲角南呂宮也大族爲徵函鍾宮也應鍾爲羽大族宮也蓋樂非
一成卽宮不一宮調不一調唯所用之要不出此七均十二調耳
樂分三宮調別十二而均止七律者何蓋取義於伐殷時歲日月
辰星之位也周語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闕日在析木
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
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
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達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
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

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十二舍在天應十有二辰天龍玄枵也爲子斗柄星紀也爲丑析津爲寅天駟大火也爲卯壽星爲辰鶉尾爲巳鶉火爲午自日月五星右旋數之鶉火爲未鶉尾爲申壽星爲酉天駟爲戌析津爲亥星紀爲子玄枵爲丑武王欲合五位三所而用之故七律用右旋之位於律當用函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鍾大呂七律而此三宮之樂有大簇圓鍾而無應鍾大呂者何也蓋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亥子丑本同位而未爲歲星所在適當周分丑與未衝故止取子律而丑不用亥又陰之純也其所合者寅寅爲大

族大族又爲人統故舍亥而用大族月在天駟天駟當戌后稷之
 所經緯王業基焉與戌合者卯故特取圓鍾以合無射乃所以重
 主述之始也周語七律正此職七均之律舊說以七律爲七音誤
 矣圓鍾爲卯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故天宮之
 樂首用圓鍾函鍾地統也生於未未爲坤位故地宮之樂首用函
 鍾而天宮之均終以函鍾地宮之均終以黃鍾又乾坤交泰之義
 焉贊化育而甄三才者君也故天統地統人統備焉黃鍾生於虛
 危虛危爲宗廟故人宮首之謂當與天宮圓鍾互易者猶淺之乎
 解經耳周語又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
 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

之野以大族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夷則之上宮大呂爲角也大呂生夷則故爲上宮其時斗柄在戌
上而斗建丑故用大呂黃鍾之下宮函鍾爲宮也函鍾生于黃鍾
故爲下宮大族之下宮南呂爲羽也南呂生于大族故爲下宮無
射之上宮圓鍾爲宮也圓鍾生無射故爲上宮以彼傳解此經不
煩改易而脗合無間矣仲弟廣森謂此四律宗廟所奏卽武樂之
律圓丘用雲門方丘用咸池故所取樂律皆與武樂不同三者不
得相合雲門尙圓鍾咸池尙函鍾皆其一代之制不知圓丘用雲
門方丘用咸池舞也非歌也故上六樂云舞雲門舞咸池此天宮
地宮亦云雲門之舞咸池之舞是舞用先代之舞歌則本朝之歌

若昊天有成命卽其一也若天官地官爲雲咸之律則人宮曰九
磬之舞是人宮四均亦大磬律矣而然乎且周語四宮乃武王所
作亦非大武之樂也大武者克殷者定周公象功昭德作以享宗
廟之樂故所用四律唯大呂爲角與夷則上宮合其它則異周語
云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明兼神元人鬼言之此天宮之圖
鍾爲宮地宮之圖鍾爲宮南呂爲羽悉與州鳩之說者合知彼四
宮不得專據宗廟之奏矣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鄭康成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

食時也廣林謂玉藻于天子言朔月大牢于諸侯言朔月少牢無
月牛大食文是食朔月不食月半也士喪月半不殷奠正可爲月

半無大食之證鄭君注士喪以爲士月半不得如朔盛奠下尊者
因以喪奠推大食謂月半如朔食殊無據依

說詳子儀禮臆測

主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康成云大獻獻捷于祖鄭志答趙

商云司馬獻軍功故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
獻于祖廣林謂此職大獻兼祖及社蓋愷樂之奏皆大司樂令之
也司馬特言獻于社獻社司馬之職廟則天子親獻其捷矣故周
官無獻于祖之文

大傀異哉 鄭康成云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爲害者

廣林謂傀之言怪也不宜有而有曰傀若隕石于宋石言于晉之
類物反常曰異若星無光穀洛圖之類物爲害曰裁若鰥鼠食郊

牛角蝗螟傷禾稼之類

樂師 環拜以鍾鼓爲節

鄭司農云環謂旋也拜直拜也

廣林謂明堂位三公中階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諸男門西皆北面九夷東門之外西面八蠻南門之外北面六戎西門之外東面五狄北門之外南面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天子負斧依朝者四面拜于其位此環拜是矣恐外內參差故以鍾鼓爲之節

大師 令奏鼓輦

鄭康成云鼓輦猶言擊輦鄭剛中云旣言

奏不當又言鼓令奏鼓輦者令樂工奏大鼓與小鼓廣林謂奏據吹笙管者言謂令樂工於管將作時擊輦以導之與上令奏擊據

正同若以奏鼓連文爲嫌則擊拊又何以說棘从申東聲今或作
棘棘讀若通鼓聲遠聞與棘音義俱別

小師 下管擊應鼓 鄭康成云應鞀也應與棘及朔皆小鼓

也廣林謂詩有瞽云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爲棘大祭祀皆鼓棘擊
應大射儀有朔鞀應鞀詩又以應配棘則朔鞀卽棘也以其引樂
棘以名焉以其先擊朔以名焉鄭君分棘朔爲二失之

瞽矇 世奠繫 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

奠書亦或爲奠廣林謂依子春爲奠則當讀爲奠世繫世世本也
繫帝系也瞽矇定其世次誦以陳戒于王如故書字爲帝則不須
改字讀帝繫先王世系昭穆瞽矇主世其秩第誦其行迹以昭明

德而廢幽昏當依故書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鄭康成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

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廣林謂磬亦有不編者大戴記云縣一磬而尚拊卽不編之磬明堂位叔之離磬陸農師以爲特磬是也此職所教止編鍾至磬則編特並掌教焉矣

鍾師 齊夏 釋文齊夏側皆反廣林謂齊讀爲壹與之齊之

齊后與王一體也故夫人祭奏齊夏或云齊夏卽采齊讀爲楚楚

者茨之茨

樂師趨以采齊釋文字作齊

然采齊亦與夫人無當也

詭人 祭祀先卜 鄭康成云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

焉天地之也廣林謂祭祀並言不辭以司燿凡祭祀則祭燿及特

牲尸卒食而祭館爨雍爨推之當于祭字絕讀蓋云祭則祀先卜也高愈見及此而以祭爲衍文則又似專據蠶龜時言與上經爲一節又未洽

華氏

遂飲其燂契

說文飲作鬻無飲字吹噓字作吹炊爨

字作炊炊下俞者鬻律之鬻也此經字當作火旁欠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廣林謂司農以小祝職文解六祝是矣而未盡得也當以彼文之次差之一曰順祝祈

福祥逆則爲禍禍以致殃順則爲福福以召祥二曰年祝順豐年
食爲民天以祈有年福祥之祝大有爲先三曰吉祝逆時雨肅時
雨若五穀繁殖恆雨則凶以其敘吉四曰化祝寧風旱不雨恆暘
風旱徵咎化而寧之是謂化祝五曰瑞祝彌裁兵麟游鳳至聖王
弗貴裁銷兵戢太平之瑞六曰筴祝遠旱疾上帝不蠲迺邁旱疾
祈而禳之史乃祝筴以求多福以求永厯旱疾弗降永貞斯得祈
事之祝厥號維六福祥永貞括其辜較大祝提其綱小祝張其目
七曰奇擗八曰褒擗 鄭大夫云奇擗一拜也褒擗爲報報擗
再拜也廣林謂三拜九頓首皆奇擗也報擗蓋俠拜云

小祝

逆盭盛

疏云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

門外迎饗人之齋盛於廟堂東實之屬于神座前廣林謂小宗伯逆未孰之齋小祝逆已孰之齋蓋舍人實簋簋陳于西堂上小祝逆而改設于東房也薦玉盥后也小祝無與焉

贊徹贊奠

此當在大喪贊渀下蓋喪奠徹先奠後故大祝職

先言徹後言奠此亦先贊徹後贊奠也明爲簡饋無疑鄭君謂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曲爲之說耳

則保郊祀于社

鄭康成云保祀互文郊社皆保守而祀之廣

林謂祀于社卽大祝云彌祀社稷禱祠也若郊則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旅上帝是矣小祝保之而已祀非其職互文之說蓋誤

喪祝 及辟令啟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殯寢廟聚訟紛如主殯廟者礙于儀禮士喪主殯寢者梃于左氏傳通其說者曰儀禮殯寢士喪則然天子諸侯殯于廟左氏傳有明徵矣而主殯寢者又云左氏傳乃春秋變禮禮關異代亦聖人作史通三正之義二說何足斷斯獄哉唯此經先云及辟繼云及朝後云及祖是由寢而適朝于祖乃祖于廟庭序次井然可爲殯寢確證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殷人質死卽殯于廟周不忍速神其親故殯仍在寢比葬乃朝廟而后行周道善夫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廟爲左氏說者緣列國制以發凡亦非聖人示例爲後王凜也故鄭答趙商云葬乃朝廟周之正禮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

甸祝 禡牲禡馬 杜子春云禡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

獲禽牲詩云旣伯旣禱爾雅曰旣伯旣禱馬祭也鄭康成云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廣林謂

說文云禡禱牲馬祭也从元周聲詩曰旣禡旣禡或从馬壽省聲

案說文云从馬壽省聲則字本作駟今作駟轉寫譌然則禡當讀爲周讀誅者聲之轉故駟州又

爲朱朱侑張又爲侏張皆聲相近而轉讀也侏今讀陟魚反古音

竹平聲鄭讀誅蓋竹平聲矣杜不知讀何音然其解云禱也是義

非音釋文云一音禱蓋誤會杜意而然耳所引詩及爾雅疑亦本

作禡傳寫之誤今詩及爾雅並作禱者蓋字本作駟形相涉而譌

云太玄經童之次七云脩侏侏比于朱儒侏者長也侏大猶長大

賈氏未疏故補識之

司巫 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 主在廟有祐及祭則盛以

匱道布藉主者若今盤袂矣今率主祭于別寢者亦然

大史 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 鄭康成云藏法與約劑之

書以爲六官之副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廣林謂當讀爲以貳六官之所登六官重讀似非蓋約劑者六官之所登大史貳之經云六官之所登不云六官又登也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居門蓋居路寢之門室也十二月皆聽朔明堂還眠朝路寢之庭退居路寢閏月則不告朔而立路寢門中以受朝退居門室象閏位焉玉藻云閏月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謂祗朝時也

巾車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褕尾囊疏飾小服皆
疏素車努蔽犬褕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褕革飾
駢車藿蔽然褕髮飾漆車藩蔽豸褕雀飾 五車唯木車言
尾囊木車素車言小服餘皆不言蓋囊用犬尾五車所同其飾各
從蔽褕小服亦然故文從省鄭君謂君道微故有戈戟備姦臣卒
哭則君道益著戈戟可去夫五車斬齊皆然王遭其母之喪嗣位
已久不得云君道尙微也況士喪車尙有小服王乃無之有是理
乎又然褕說文作犬褕犬乃然字磨滅之餘許君誤引褕褕古今
字當以褕爲正

司常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旐 鄭康成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

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廣林謂交龍爲旂色青象蒼龍金路之大旂也熊虎爲旗色白象白虎革路之大白也鳥隼爲旗色赤象朱雀象路之大赤也龜蛇爲旐色黑象玄武木路之大麾也日月爲常玉路所建色蓋黃旂十二則天數也帛以黃象中色也旛色亦白素繒謂之帛故曰通帛雜帛以帛爲質而飾其側雜如雜帶之雜飾也所飾未詳九旗繆皆絳而旂各從其方色焉至旗之章則續次青旂白龍白旗熊虎皆青赤旗鳥隼以黑黑旐龜蛇則赤

師都建旗

鄭康成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廣林謂大司馬

師都與鄉家對舉則師都專據遂大夫矣不言鄉大夫者鄉大夫皆卿上經孤卿中兼之此職乃列尊卑旗物常制非據軍事故與大司馬職不同疏但云道車旂車非爲軍事未治師都說文作衛都衛將帥本字亦通作帥意古文本作師轉寫者譌作帥許君卽讀從將帥更依字爲衛與今說文本旗字下引此經直作率則謬之甚矣

州里建旗縣鄙建旄

鄭康成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

之廣林謂州里鄉遂上士已下也州據鄉里據遂縣鄙則公邑大夫也州里卽司馬職之郊縣鄙卽司馬職之野

夏官司馬第四

周官

孔廣林肫測

周官肫測四

軍將皆命卿

或以爲軍將非六官典乃六卿之大夫廣林謂

春秋左氏傳王朝列國軍將皆六卿爲之知不然矣六卿中或有故不得與服戎取卿大夫充焉則未可定耳唯大司馬總理戎政不爲軍將知者兵刃旣接六軍將各執旗鼓不得離局而大司馬職云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此一證也入而振旅六軍將仍各帥其部曲以還不得獨先而大司馬職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又一證也春秋時晉軍帥及軍佐外別置司馬則又此官之軍司馬也非大司馬矣自軍將至伍長皆王朝命臣黃文叔援春秋左氏傳蔡人衛人屬右軍陳人屬左軍謂徵之

諸侯不皆王朝卿士獨不思彼傳云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王臣爲軍將而諸侯從王之師屬之耳非徵侯國之臣爲王之軍官也

司士 或云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廣林謂司士職云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非獨掌士矣士百官大稱故卿亦曰卿士射人職不言士者射人主辨朝位士從孤東面故文省耳

節服氏 鄭康成云世爲王節所衣服廣林謂此職卽書立政之綴衣也書正義以大僕當綴衣大僕掌正王服位不掌王衣服之節也

都司馬

鄭康成以家司馬爲私臣都司馬爲王所置廣林謂

都司馬亦非王所特置故職文云以聽國司馬與家司馬以正於公司馬文正同其都宗人家宗人王使人爲之者以都家中皆有祖王廟王所當祭禮事重大故特使王臣爲之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此十三字乃其職文後職文家司馬亦如之六字當移置此以秋官序官家士亦如之例之可見

大司馬之職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儀卽典命所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五儀也位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孤卿大夫士也邦國蓋兼王朝及侯國言之疏以爲不兼王臣失其義矣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鄭康成云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疏云此數計會鄉民而用之廣林謂若然簡稽鄉民是爲一事與餘八瀘文例不合國語云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帥攤鐸拱稽稽簿注也言執兵士簿注以待軍事卽此之稽簡稽案簿注閱其數鄉讀如民鄉方之鄉鄉民者謂旣陳誓衆若甘誓湯誓大誓鼓舞軍心使鄉上恭命也釋文發許亮反音蓋亦不依鄭義矣

乃以九畿之籍

此職九畿卽職方氏九服以制域言之曰畿

以服職事上言之曰服服之名昉于虞夏畿則唯周爲然

詩玄鳥云邦畿千里

是商亦稱畿然唯王都有畿名

或疑畿爲服之譌非也禹貢五服乃兼王畿周之九

畿王畿不在列侯甸男禹貢之侯服也采衛禹貢之綏服也蠻夷

禹貢之要服也。鎮蕃禹貢之荒服也。周語所云五服大較言之耳。邦內甸服當此國畿邦外侯服卽此侯畿侯衛賓服則此甸男采衛矣。蠻夷要服戎翟荒服則此蠻夷鎮蕃矣。疑周官者援書周官六服一朝爲難。彼周官梅氏僞作本不可據。卽以爲梅氏有所本非鑿空爲說。而其云五年六服一朝亦止據蠻畿以上言之。夷畿以下乃世壹見者。固不入五年一朝之數。是彼周官正竊大行人職爲之說。何可以難周官經哉。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一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康成云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

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廣林謂令賦言凡則達乎邦國都鄙
矣鄭君之意以制賦之灋已見小司徒故以彼職當六遂此據邦
國不知令賦之制小司徒均之主于耕作大司馬令之主于軍興
聯事也小司徒詳三等人口之數大司馬別三等食地之數互文
也其民可用者以三五二爲率蓋一家自家長而外老弱婦女廢
疾悉舍其丁壯可任役事者約得此數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中
地家六人通率之得七萬五千人其可任者通四家任十人率之
任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人萬二千五百人爲正卒萬八千七百五
十人爲羨合六鄉七萬五千家得四十五萬人可任者十八萬七
千五百人正卒七萬五千人羨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六遂亦然

舊說六鄉正卒一人其餘皆爲羨
六遂正卒一人羨卒一人非也

合鄉遂十五萬家得九十萬人可任

者三十七萬五千人以十二率之用其五而舍其七民力旣寬且
更番調發亦不罷勞矣推之而邦國都鄙皆然賈氏見小司徒注
云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因於此疏之以爲
互舉明義以中等見上下非也鄭君蓋本禹貢九等之田及王制
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云云立說彼田分九等卽此上中下三等中
又各區以上中下不得引以比人口之數至王制孟子五等之農
分于人之勤惰不分于地之肥磽亦比非其例况鄭君以七六五
爲中三等則下三等爲四三二矣假令家二人可任者當如何任
禮卽云互舉見義立官典爲後王灋守亦必不如是其勝也總之

地自地民自民地以計其食之盈歎民以核其人之多寡人衆而後軍可合食足而後力可用故令賦必以地與民制之也至三等之家授三則之地萬無可議蓋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七六五其口數之常也卽或上無父母下又無子王者頒地從常俟無止授以二人田之理倘人口漸增將任其不給乎抑改授之田乎况周官三等田外別更無授地處也鄭君蓋未之思耳

有司表貉誓民

鄭康成云有司大司徒也廣林謂肆師云凡

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條狼氏云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若然則表貉肆師甸祝事誓民條狼氏事鄭君因月令司徒摺扑北面誓之之文謂此有司

爲大司徒誤矣

中夏教茱舍

此經四中皆據周正爲文周書周月解云改正

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云授時巡守祭享而不及田則田不依夏時矣中夏于夏爲季春周季夏夏孟夏也下經云獻禽以享初蓋以周中月獻禽備夏孟月之祭焉故管子云祭以孟月中冬獻禽享烝亦然

以辨軍之夜事

行軍有晝事必有夜事草止者慎於夜故教

之習夜守之事或謂茱舍晚集而曉散蓋誤

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家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 鄭

康成云師都遂大夫也鄉家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也野謂公邑大夫廣林謂鄉家監本作鄉遂自宋以來誤此經者若鄭剛中薛士隆王次點陳君復皆直作鄉遂解則純字譌誤已久鄭君云鄉大夫知不兼六遂唐石經作鄉家爲正鄉大夫鄉也不宜在遂大夫下蓋鄉遂大夫下至比長鄰長其爲軍將帥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者皆爲軍吏同載旗遂官大夫之不爲帥者則載旛鄉官大夫之不爲帥者則載物郊則鄉之族閭比野則遂之鄙鄆里鄰不爲長及司馬者皆載旛凡此皆將帥卒者也百官衛王者也皆載旗公邑大夫亦在其中矣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 此卽司常注所云微識之書則云某某之名某某之事某某之號者也鄭君緣司常職云皆書其象遂破

此書亦爲畫謂畫以雲氣經明云其事其號何得言畫書當依字讀司常職皆畫其象亦當依杜子春讀爲書

中冬敎大閱

鄭康成云月令季秋天子敎于田獵以習五戎

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于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廣林謂月令此條正周田不依夏時之證唯周以建戌月大閱故呂氏作月令依用之蓋九月農人入室可以大閱矣

車三發徒三刺

鄭康成云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廣

林謂車及表已止不得更進車三發者車上三發矢也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鄭康成云牲魚魚牲也廣林謂牲羊牲

馬牲與魚爲三故先言牲後言魚不正言羊馬者文省六牲豕在

冬官今亡牛屬司徒雞屬宗伯犬屬司寇天官尊不奉牲羊馬皆夏官主之故下文云喪祭奉詔馬牲小子職云羞羊肆羊醢一是喪奠一是小祭祀則大祭祀司馬羞之明矣不言自見

司勳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 鄭康成

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今漢祭功臣于廟庭廣林謂銘當絕讀之銘其功于器若正考父鼎傳之其冢者也書于王之大常紀其功于國也祭于大烝報其功于後也大烝季冬大禘非冬享之烝冬烝時禘毀廟之主尚不得與而報及功臣乎此云大烝書般庚云大亨明爲大禘無疑

馬質 若有馬訟則聽之 鄭康成云謂買賣之言相負廣
林謂買賣相負司市職聽之馬質不與焉此職主官府所用之馬
市馬養馬各有其政上經詳之矣或有訟事則聽而平之

量人 營后宮 鄭康成云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廣林謂

后王后也后宮六宮也先言之者王宮統于朝中欲與市道巷門
渠聯文故退在下耳諸侯之宮其國自有匠人主之量人王朝之
官詎主營諸侯之宮室哉

凡宰祭與鬯人受罍歷而皆飲之 鄭康成云言宰祭者豕

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廣林謂此據王不與宰攝祭言攝祭是大宗
伯職或宗伯有故宰佐王祭者亦得攝云亦容者對大宗伯爲文

疏以爲義得兩舍是分佐祭攝祭爲兩事矣佐王祭則王在位何得直言宰祭耶鬱人言大祭祀此言宰祭一舉其常一舉其變互言以見之耳鄭剛中訓宰爲宰制之宰謂割牲制祭時受罍歷飲之是時未受嘏此爵何自來乎蓋未審祭祀之儀節矣

羅氏 蜡則作羅襦 鄭康成云蜡建亥之月豺旣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廣林謂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又云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正此羅氏職矣鹿不可致致女更無其理蓋以網及女衣致之以示戒耳羅網也襦女衣也記文鹿當作羅女當作襦皆聲之譌

司士 虎士 序官虎士八百人徒也雖備宿衛不可直偕命

臣並列朝位且爲王所揖禮疑虎士爲虎賁氏之譌氏士同音又
緣上文故士遂誤氏爲士并脫賁字耳或云士者百官大稱虎士
卽虎賁氏不必增改然虎士乃其屬徒不得以屬徒之號呼其長
官也或又謂士卽賁之譌不必加氏引書序虎賁三百人爲證不
知彼之虎賁卽此序官所云虎士仍不別白

諸子掌國子之倅 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
之倅鄭康成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廣林謂倅當攸故
書爲卒國子宿衛王宮卽司士所謂士庶子也宿衛亦有卒伍故
云國子之卒如字爲倅則此倅當爲國子中之貳彼後鄭說則經

文應云掌公卿大夫士之倅於義乃協矣卒誤爲倅者蓋因下文
國子存遊倅字作亻旁卒也不知下文所云正此國子中未入選
數無職守而爲其副貳者前後文異義別不得因彼倅改此卒也
禮記燕義則兩字俱作卒是又因國子之卒而譌倅爲卒矣古字
多假借卒可通爲副倅字遊倅之倅字卽作卒音義亦俱當爲倅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裘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
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鄭康成
云服裘冕者從王服也裘冕者亦從尸服也廣林謂節服氏下士
也裘冕維常裘冕從尸理所不可注說妄耳鄭君注序官云世爲
王節所衣服是也王之衣服司服掌服司裘掌裘弁師掌冕弁辨

其名物與其用事而已至祭祀朝覲王所宜服節服氏則每事詔王又維常送逆尸從車節服其本職維常從車其兼職也諸侯亦如之亦如王之衣服節適自節服氏耳古人文省每不別白拘於文遂失其義或疑節王所衣服不宜止舉二冕是又不然官以節服名則大而朝祀小爾息燕其寒燠之宜省儉之節皆其所詔不言可知獨舉此者它唯詔王衣服之節此則尙供別役故特揭之云爾漢書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蓋節服氏遺意

方相氏 毆方良 鄭康成云方良罔兩也廣林謂此釋異名

非讀作罔兩也張平子東京賦云捐魑魅斯獮狂斬蜺蛇腦方良

良與狂協是其證矣賈疏謂鄭破方良爲罔兩釋文直發罔兩音俱非鄭意

大僕 掌諸侯之復逆 此復逆與宰夫所云義別諸侯有所請白謂之復若今條陳矣王有命而諸侯復奏焉謂之逆若今明白回奏矣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鄭司農云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二者鄭康成云政鼓節與早晏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廣林謂此鼓專爲達窮者遽令設事出非時無蚤晏也掌其政卽御僕所云以序守路鼓之政也先鄭義固

未協後鄭解亦未盡善逆受下奏也大僕聞鼓聲速受二官之奏以聞如注說似逆與受爲兩事矣周官無御庶子蓋卽宮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也疏以御僕下士十二人當之誤

縣喪首服之灋于王宮 鄭康成云首服之灋謂免髻笄總廣狹長短之數廣林謂小宗伯職云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乃自上下下之制此所掌專主王宮故彼職云路門而此云宮門宮門六宮門也縣之與纓人等爲式也衰裳兼在其中云首服舉上例下耳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 劉歆據王制天子七廟之文謂周七廟加文武二世室而九廣林謂匡衡云天序

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遵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此不易之論也五世親盡故廟立四親與太祖而五天子諸侯皆然禮窮則同矣周七廟并文武二世室數也周公定廟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此職云五寢正可爲周五廟之證五寢勤望掌在守祧埽除糞洒煩辱之事故隸僕職之此之脩亦謂埽除糞洒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 鄭康成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廣林謂郊特性云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是卽司服所謂祀昊天上帝也十二旒者卽大裘冕矣注云無旒蓋誤五冕者五服之冕也冕同制各因服得名服六而云

五者大裘服與玄冕服同玄衣矣陸農師云大裘與裘同一冕故止云五尙未得其解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 鄭康成云繅合五采

絲爲之細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連延也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裘衣之冕十二旂鷩衣之冕九旂毳衣之冕七旂希衣之冕五旂玄衣之冕三旂廣林謂注說非也鄭君讀五采繅十有二絕句故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不知此當於十有二就絕讀之文

承上五冕是王之冕皆十二旂矣下經又云諸侯侯侯注爲公之繅旂

九就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是上公純九侯伯純七子男純五如注說經文當別之云某冕若干旂今王止云十二

公止云九知注說未的記云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據鄭君云前後各十二是二十四旒矣則天數者安在且延廣八寸當今營造尺五寸一分二釐詎足容十二旒之玉前後各六爲十二旒云九旒以降有前無後矣漢承平時制正如是炎氏近古容不爽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

鄭司農云璫讀如綦車轂之綦鄭康

成云讀如薄借綦之綦疏云先鄭讀如車轂綦之綦直取音同未知何義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後鄭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宋開廣林謂綦車轂當依疏作車轂綦綦當作約軹錯衡之軹軹轂篆此直取音同故後鄭改讀從綦則兼取其義先鄭若本作綦後鄭不須破矣綦說文作綦以綦爲綦或字云帛蒼艾色一日不

借紼不借繩扉也見喪服注履繫謂之綦內則云屨著綦喪禮云乃屨繫結于跗綦結也故屨繫以名薄不音相似薄借卽不借一而已矣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鄭康成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廣林謂冕無不旒各如其命數上公九王之三公八侯伯七王之孤卿六子男五王之大夫四公之孤亦如之公侯伯之卿三其大夫二子男之卿視公侯伯之大夫其大夫則一疏依附鄭君說謂一旒一玉非華美蓋曲說也

司兵 軍事建車之五兵

上經掌五兵鄭司農云戈殳戟

首矛夷矛鄭康成注此經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

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廣林謂弓矢也戈也戟也受也二矛也謂之五兵亦曰五戎乃軍器大稱不以步卒與車別也夷矛步卒或不用弓矢則未嘗不用于車故小戎之詩曰交轡二弓司農以戈爰戟二矛釋此五兵者據經文云建故弓矢不可言建矣

司弓矢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瓘矢蒺矢用諸弋射恆矢庫矢用諸散射 鄭康成云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瓘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蒺矢庫矢弩所用也廣林謂枉矢絜矢弩矢也上經云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此二矢云用諸守城車戰其爲弩矢無疑下六矢則各從其弓殺矢鏃矢三分王弧以

之矰矢第矢七分夾庾以之恆矢庫矢軒轅中唐大以之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鄭康成云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

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廣林謂國語又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然則天子之牲皆射諸侯下天子射牛而已射人注引逸烝嘗禮有射豕者則天子親射亦唯牛羊已下百官贊射矣故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

頒弓弩各以其物 鄭康成云物弓弩矢箠之屬廣林謂各以其物或王弧或唐大或夾庾異其人亦異其事力又不同科各視其所宜之物頒之也

大馭 祭軌 故書軌爲範少儀字作范廣林謂範范軌範

字同音故經多互用致說文無輶字輶車式前也范法也範範輶也范輶也然則此祭輶輶爲正字上經犯輶依字當爲範範與犯同義就事會意故從車作後人借以爲范法字少儀作范蓋范之譌輶取義范法故亦可用范故書祭輶爲祭範則緣上犯輶本爲範輶相涉而誤云

校人 秋祭馬社

注引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廣林謂易下

繫云黃帝堯舜氏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則乘馬不始相土矣世本作篇誤也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鄭康成云王巡守過大山

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廣林謂祈沈釋文此未發音玉人注祈

沈則音祈爲股依爾雅祭山曰股縣也此亦當與彼同矣然南山經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其祠皆一白狗祈注云祈請禱也似不必改字讀

宮中之稍食

說文宀字解引周書云宮中之宀食今周書無

此文疑此經稍食許君作宀食而周禮轉寫者譌爲周書也地官槩人云掌共外內朝宀食者之食此亦其比似當依說文作宀

牧師

孟春焚牧

疏云謂夏之孟春建寅之月廣林謂此周

孟春也維時百草皆枯故焚而除之建寅月則生意萌矣豈可復焚周官一經凡正言孟春仲春季春皆周正也夏秋冬亦然其云正歲云上春乃夏時矣

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
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鄭康成云九者皆有
政教焉廣林謂祭馬祖執駒乃校人主非度人職也鄭剛中謂于
校人祭馬祖則祭閑之先牧 此祭始作閑者與校人祭先牧異 于校人執駒則散馬
耳圉馬以此爲七事似勝注說

職方氏 其澤藪曰雲薈 說者多據左傳雲中夢中分雲

薈爲二九州澤藪職方皆各舉其一此不宜獨二緣地理未經攷
訂不敢強說唯據元和郡國志雲夢在安陸縣南五十里一語斷
雲薈爲一然不能確指其地近見應城程季時雲夢攷亦據元和
志所云謂今德安府之雲夢卽是以雲夢人作雲夢攷自得其實

矣程大中字季時應城人也其雲夢攷云諸家說雲夢詳矣展轉附會訖無定在至於割全楚之強半以予一澤或且離雲與夢而二之何其誣也案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雒濟江入于雲中不言夢宜四年邳夫人弃子文于夢中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與王趨夢皆不言雲猶荆楚本一國言荆則楚在言楚則荆在非有二也孔穎達據左氏解禹貢遂曰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蔡氏曰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羅氏泌曰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北爲雲江南爲夢夢高而雲下沈邱口雲卽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卽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凡皆不知雲中夢中之爲省文故附會禹貢至此攷禹貢雲土夢作又漢書作雲夢土雲土夢爲文白唐始沈括筆談謂唐太宗得古本尙書乃雲土夢作又詔改從古本當以漢書所見爲定胡氏渭據長沙卑濕辨夢高雲下之非新喻晏氏力主其說皆知雲夢之不得析而爲二而卒不聞確指爲何地者則泥于司馬相如之言以附會周禮而未嘗據全楚之形勢攷之也周禮職方荊州澤藪曰雲夢相如傳楚有七澤小者爲雲夢方八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解者泥于澤之一言遂羣以水當之求所爲八九百里者而不得也則又通舉楚地之濱水者以實之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府編縣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郭璞云江夏安陸有雲夢枝江亦有之華容又有巴邱湖俗云卽古雲夢澤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杜預曰枝江縣安陸縣皆有雲夢蓋跨川互隔兼包勢廣水經江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

數朱子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金氏履
祥曰楚之數澤不一後人既以雲夢兼稱故所在數澤皆爲雲夢地理今釋直
云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據此則全楚之地
不稱雲夢者三之一爾故正義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凡皆泥相如傳求所
謂八九百里之澤以附會周禮而爲之說也夫相如賦家者流詞務恢張本不
可據以爲信且云雲夢於七澤爲小小者尙復八九百里則餘六澤皆各千餘
里而後名爲大通七澤計之當復方七八千里以區區之楚而瀆八千里之澤
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予攷雲夢之稱於楚其別有三曰土曰澤曰藪侈言之
則曰跨江南北而其實則一今德安郡之雲夢是水經注雲杜縣東北有雲
夢城雲杜今京山接德安境元和志雲夢在安陸縣南五十里通攷雲夢澤在
安陸郡于安陸郡下則曰郡城臨渰水皆指今雲夢縣地理今釋謂地理志江
夏郡西陵縣指今黃州府蘄州黃岡麻城等處攷蘄黃無雲夢宮而德安于漢
故隸江夏雲夢縣本漢西陵地班固所見自當兼華容編縣言之者則泥于澤
之爲文也今雲夢有楚王城縣志云吳兵入郢楚王奔鄖時所築是卽定四年
所謂濟江入于雲中者又縣境有於菟鄉令尹子文廟是卽宣四年邾夫人奔
子文于夢中者德安郡本古邾子國邾與雲音相同故應山有雲公城而通考
亦曰春秋邾子之圃雲夢之澤在焉蓋通全楚之形勢攷之惟德安最近北隨
應孝昌皆接壤陳汝禹貢敘荊州水道自南而北由衡陽九江沱潛迄于雲夢
卽終之逾洛至河雲夢于河洛漸近故也過北則地勢漸高界在楚豫無復水
患故曰土作又舉荊州盡處言之也周起西北由北視南土地汙衍自雲夢始

故職方澤數曰雲夢從荆州起處言之也荆州志曰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而相如傳所謂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太江者蓋自雲夢縣南推之若出州華容等處當曰北緣大江不得云南即以相如傳證之而一切附會之說皆破矣是故雲夢非有二也以其爲水所經也則曰澤水退而草見則曰藪可田可樹則曰土其別三者而已他如雲夢之宮雲夢之臺雲夢之浦率皆因事寓言不必實指爲何地蓋楚人因雲夢見于經而邵子之國又楚先王所嘗遊地而遊處故文章之士隨在樂爲稱引若屬每處有名者而其實則一元和志所云安陸縣南五十里之雲夢是也

形方氏 無有華離之地 鄭康成云華讀爲低哨之低廣

林謂如爲國君者華之之華華離中裂也或字本作離聲相近而譌說文云離不正也

秋官司寇第五

周官

孔廣林臆測

周官臆測五

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剛中以此

中士下士皆爲鄉士府史胥徒亦皆鄉士之屬謂六鄉人衆故刑官獨多廣林謂非也上士已下五官竝同皆正之屬也天官地官春官上士已下不列職夏官則上士爲興司馬中士爲行司馬此則上士爲鄉士重兵刑也雖列職皆屬于正同府史胥徒也爲鄉士者上士八人耳府史胥徒何得獨屬鄉士耶鄉士不別列職而與正同官者六鄉于六遂爲近故使司寇之殷分掌其獄而司寇監察焉亦慎刑之意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 以鄉士八人縣士三十二人差之此十有二當是十有六之醵鄉士八人每鄉一人六鄉凡六人其二人爲之長遂士十六人每遂二人六遂凡十二人而四人爲之長縣士三十二人野八人縣八人都八人爲之長者亦八人正其差也鄭君注鄉士職文云四人分主三鄉似不其然

訝士 鄭康成云訝迎也士官主迎四方賓客廣林謂訝士職云掌四方之獄訟又云四方有獄訟則往而成之然則主迎受四方獄訟是其正職也迎四方賓客掌訝之職訝士特與之聯事耳鄭君專據迎四方賓客釋訝義枯矣

司盟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云詰誓

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說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許君謹案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于禮得盟此異義見曲禮正義注疏本太平以下九字作謹案語而以周禮至得盟三十五字爲左氏說似誤錯以鄙意互易未知是否廣林謂呂刑說有苗之惡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是盟自五帝時而有之矣春秋譏要盟耳譏屢盟耳故傳云明神不弔要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不得援穀梁傳以疑周官經

蟬氏 鄭康成云蟬讀如狙司之狙疏云俗有狙司之言故讀從音廣林謂漢書張良傳云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侵主從狙而好小察注曰狙伺也司伺字通用狙

猿屬性詐善伏伺人故曰狙司言如狙之司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鄭康成云此王之士也

廣林謂其職文云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云其君長則每國自置可知蓋朝大夫都則皆非王臣與都士家士同

大司寇之職 以兩劑禁民獄 上經以兩造禁民訟鄭康

成謂以財貨相告而此爲相告以罪名廣林謂小曰訟故兩造具備審聽五辭而已大曰獄必令兩舉其要春秋傳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

大鈞金 鄭康成云三十斤曰鈞廣林謂呂刑五罰之贖墨罰

百鍰百鍰六百六十兩又大半兩三十斤則四百八十兩矣已成

其罪罰止百錢烏有甫興獄事令出墨罰之大半者知不然也考
工記冶氏重三鈞注云今東萊人或稱大半兩爲鈞然則鈞固無
定不必皆三十斤矣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鈞戟重三鈞三十鈞也
犯人入戟古之制亦視事大小爲金多寡數至一戟而止故不以
斤計而以鈞計通謂之鈞金管子之治齊也贖重罪犀甲一戟輕
罪犢甲一戟小罪謫以金分此雖據贖贖亦可爲比例云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云肺石赤石也疏云必使之坐赤石
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廣林謂此太鑿李宗孔宋稗類鈔博識篇
云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
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總制不可讀案大司寇以肺

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之搗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此說得之

小司寇之職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鄭康成云上服劓墨

也下服宮刑也廣林謂服依字當作及說文云治也罪重治以上刑罪輕治以下刑或比于上刑而情有可原則下服或犯疑下刑而情不可容則上服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注以上體下體解之已誤疏以行刺必先以物規之如衣服乃施刑釋服字義更支離矣或云服讀爲耐于刑之耐卽服問所謂上耐下耐義或然與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王昭禹云大司寇言邦之大事則通

邑都焉小司寇言國之大事則主於國中而已或云大司寇與小司寇宜有差等此大事疑是小事之譌廣林謂正貳所掌固宜有差皆其身親蒞之者也若大祭祀大軍旅則大司寇奉犬牲涖戮焉小祭祀小師則小司寇奉犬牲涖戮焉此云使其屬非躬親厥職不得以彼例此邦國一而已矣無異義大司寇小司寇皆長官也正之屬卽貳之屬正使之貳贊卿令之與小宗伯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同義立文偶異耳安別邦國字義又疑經有誤字並非

士師之職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鄭康成云以刑官爲尸略之也疏云覺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

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爲尸故云略之也廣林謂以刑官爲社
尸者凡軍事不用命戮于社亦刑事也故尸以士師稷亦以士師
爲尸者萬物成于秋先嗇之報在此時也從其類耳周社稷尸無
致容亦秋官爲之但未必士師耳詩云公尸猶王尸也非三公之
公不得引爲不使刑官證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鄭司農云謂盜
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廣林謂軍持兵攻
劫人也持兵斯爲盜賊亦不必羣輩若軍也漢龔遂治渤海移書
屬邑諸持鉏鉤田器者乃爲良民持兵者則爲盜賊此漢律也乃
成周遺囑

慮刑貶 鄭康成云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廣林謂
刑貶一事卽減刑也殺邦用非朝士職如注說侵司徒虞人職矣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 三宥所犯非出有心乃是過
誤宥者以重入輕減等治罪三赦則直由于不知而犯當憐其愚
愚幼旄故赦不加刑疏云三宥仍使出贖三赦全放無贖專據贖
刑非也

司約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鄭康成

云大約劑書于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廣林謂宗彝蓋宗廟之典
冊垂灋後嗣故名之曰彝藏諸祖廟故尊之以宗此邦國之約劑
也故書而納諸廟中小約劑萬民之約劑也則著于丹書藏之官

府而已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鄭康成云珥讀曰珥謂取血繫其戶
廣林謂珥當爲珥用魚之神祭名辟藏而先祭焉者神之也亦重
其事也鄭君以珥爲珥蓋誤凡新成宮廟及器則饗之此辟藏也
何以饗爲

掌囚 奉而適朝士加明梏 鄭康成云士鄉士也鄭剛中
云適朝士與適甸師氏文相對士不當下屬適朝士者蓋以朝士
掌外朝王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或又得而詳審焉重人命之至也
廣林謂王族有罪刑于甸人故直曰適甸師氏朝士掌外朝之灋
不主施刑不得云適朝士也士當屬下讀但注以士爲鄉士恐未

必然鄉士職云旬而職聽于朝獄訟成士師受中此職云奉而適朝士加明梏則加明梏者亦士師云刑官曰士士師爲士官之首故直以士稱

閩隸 掌子則取隸焉 杜子春云子當爲祀鄭康成云掌子

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廣林謂子宜依子春爲祀蓋卽司隸職所云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者也彼職云祭祀賓客喪紀此唯言祭祀者容蠻閩夷貉四裔之隸各分其役閩隸掌役祭祀之事而其它則文不具與鄭君說亦可通但職文止云掌子詞不別白不如子春讀爲祀其義較

顯

司烜氏 其墳燭 故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廣林

謂蕢香草束以爲燭蕢言其質墳言其形墳大也卽儀禮所謂大燭也蕢墳義並得通先鄭以爲麻燭則字當從艸下肥或麻旁蕢讀如蔽芾甘棠之芾麻燭周時未有也後鄭不從故書作蕢者此樹庭中及門內外照衆爲明取大義爲長束燭者固不必科用蕢耳

條狼氏 凡誓 鄭康成云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廣林謂士師

五戒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則此誓正謂大軍旅時也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寇涖之條狼氏無與焉祭之誓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此則曰殺曰車轍曰鞭曰墨豈不以軍令尙威也與

冥氏掌設弧張

鄭康成云弧張量學之屬所以扃緇禽獸屬

林謂弧機弩也張量學也注併爲一事非是緇依字當作纆亦作
緇或作胃作胃者緇之省此作緇則緇之譌說文云緇罔也又云
纆絡也則緇或爲纆之譌亦未可知馬季長廣成頌云纆藥四野
之飛征章懷太子注引齊語纆山于有牢爲解今國語本字作環
據章懷特引以注纆藥則唐時國語本字作纆今本乃轉寫之誤
韋昭注云纆也環繞習見古義罕識後學莫知其誤耳韋云纆許
云絡其義一也今說文絡爲落又聲同而譌矣

大行人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纆藉九寸冕服九章建

常九旒樊纆九就貳車九乘

覲禮云侯氏裨冕乘墨車又

其記云偏鴈不入王門而此職冕服已下皆各依命數或致疑焉
廣林謂覲禮專據入廟時見王爲文此職通辨五侯三等之差蓋
五侯入天子國唯以其介圭帥乃初事時服裨冕乘墨車耳其受
饗食及他有事時則固各如其命數服爾命服乘爾命車矣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 前人多援郊特性云不下堂而

見諸侯謂覲禮天子無車逆車送遽廣林謂齊僕職云朝覲宗遇
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然則諸侯入王王無不車逆車送
者無朝宗覲遇別也云車送逆不云王送逆者蓋駕金路侯于門
外擯者出致辭立當軫若王親送逆然王固不出也與不下堂而
見諸侯原不相刺唯泥于親送逆遂滋疑議矣

立當前疾

鄭司農云前疾謂驅馬車轅前胡下垂挂地者或

云疾當爲侯字之誤侯當爲胡又聲之誤也廣林謂說文軌字解云車式前也周禮曰立當前軌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謂之任正前面材謂之軌任正亦通謂之軌但云軌不見其定立何處故特云前軌也若胡則止云胡足矣何必云前且上公立當軌侯伯立當軌子男立當衡亦正其差若立當胡自軌至胡相下懸遠而侯伯子男幾同一處恐非也似當依說文作軌

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鄭康成云天

子春帥諸侯拜日于東郊則爲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爲壇于國南秋禮山川丘陵于西郊則爲壇于國西冬禮月四瀆于北

郊則爲壇于國北廣林謂方明壇在南郊丙巳之地卽明堂也觀
禮禮日月山川四瀆于四門外蓋明堂四門外非國門外也注以
郊字易之誤矣至此職所云爲壇據天子適諸侯彼國不在方岳
下無明堂者則依方明壇爲之但無堂耳宮旁一門卽掌舍所謂
爲壇壇宮棘門者是非真有四門也各隨天子所莅之地爲之無
常所而注遂創壇各四時異方之說穿鑿無據

掌客 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鄭康成云四十二宜爲三十
八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廣林謂鉶數少于豆聘禮公食大夫
禮有明文堂上豆十六而鉶十八非其衰也古三三積畫疑四爲
三之譌而二非誤則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蓋近之矣

豆三十有二鏹二十有八 鄭康成云侯伯豆堂上十二西
夾東夾各十鏹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廣林謂豆十二鏹不得
同之此亦疑有誤八當爲六則以公兩夾之鏹數爲堂上鏹數正
其差也兩夾則各八矣

豆二十有四鏹十有八 鄭康成云子男豆堂上十二西夾東
夾各六鏹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四廣林謂此豆鏹數並有誤二十
有四四當爲二堂上十兩夾各六也十有八八當爲六堂上八兩
夾各四也然則上食二十有四亦當作二十有二據上食皆同豆
數知之

冬官第六 考工記 周官 孔廣林臆測 周官臆測六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鄭康成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

于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廣林謂考工記漢人取以備冬官
記者非爲補冬官作也六職據下坐而論道至治絲麻以成之注
必援五官典以釋考工失之矣

以飭五材 鄭司農云五材金木水火土也鄭康成云此五材

金木皮玉土廣林謂先鄭之說是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飭金以
爲鍾鼎量鑄飭木以爲舟車筍輿廬弓飭土以爲簠簋盆甑之屬
飭水火運用之以成諸器自上下下孰能廢之至後鄭所云考工
記三十工如是耳以是當五材反不該矣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鄭康成云天子諸侯廣林謂王公無主
名通君及公卿貴者也故云坐而論道士大夫百官之屬故云作
而行之此節首二職勞心以治人者也其下勞力以治於人者矣
胡無弓車 鄭康成云胡今匈奴或謂匈奴習騎射車非所用
胡卽下妣胡之胡廣林謂此無據鄭君下注云匈奴無屋宅田獵
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本匈奴傳爲說匈奴于春秋爲山
戎于戰國爲東胡故記謂之胡

凡攻木之工七 故書七爲十鄭司農云十當爲七廣林謂七
當依故書爲十下記云輪輿弓盧匠車梓無斲人併前爲八上記
云作舟以行水舟人亦宜爲木工之一也合爲九工必尙有木工

之一而今缺焉矣

設色之工五 五當爲四下記云畫績之事模成物體謂之畫

彰施五采謂之績故總云凡畫績之事不得分爲二也攻木之工

十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四刮磨之工五搏埴之工

二凡三十二工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陳君舉釋車頗便讀者惜多

錯亂廣林別釋之云車行地者輪輪輞謂之牙牙輶也大車之牙

謂之渠 輞言固抱如網羅也牙迎也言其材兩頭相迎也揉而 外指牙內

輶轂者輞 說文云輞輶轂處謂之股其本粗如人之股也 貫于轂者箇箇又謂

之弱 凡植物地中爲箇此輞入轂中如植物地中然故指牙者謂之散散

名弱亦箇也鄭君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

骨輻末殺入于牙者蚤外篇牙與轂受留蚤者謂之鑿其機謂之榮

似之故名所以為受輻貫軸者轂說文云輻轂在輻外者輒見詩說文云長轂輒

轂中壺謂之轂鄭君云壺中當輻在者大穿賢小穿軹賢內孔軹外孔以革

鞣轂謂之轡鞣謂若導轡約謂之篆依字當作輶輶輶謂之輶若餅

凡造輪皆向外軍輪輻較鑿輻輻者輻有輔者大車也防輻之脫貫轂

之數出于輻股鑿之數也輻輻者輻有輔者大車也防輻之脫貫轂

者軸以持軸而謂之軫軫轉也軫見曲禮軾字本作軾其鍵牽牽軾也

所以止輪之外軾者說文云軾軾謂之軾說文云車軾橫木然則軾矣既

軾謂之軾然則軾亦謂之軾矣軾方以象地又象軾星以其收斂輿後橫

輿受載者輿輿軾也軾收也軾方以象地又象軾星以其收斂輿後橫

木亦謂之軾橫車後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謂之任正任人疏云此

所取正故曰任正此木下及兩旁見面其此謂當式前

上面託著輿版其面不見故云三面材三面材也軾

人注云軌書或為輿與深謂之隨車旁有兩兩闌謂之輅兩旁也說文上出

式者輅較較本字說詳輿輅材植者橫者謂之輅輿輅末自輅揉以周

于當面者式式亦其材植者橫者謂之輅以鄉人其版陰為其揜輅

外兵闌謂之局見左兩輅間謂之箱以形平輅者謂之牝服先鄭云

箱服讀為負輿下鉗軸者伏兔伏兔輾輾輾也以其伏輿下曰伏兔疏

此大車也輿下鉗軸者伏兔伏兔輾輾輾也云今人謂之車服毛彥

清云以其在軸之上如兔之伏以其在輿之下如僕之承故名釋名云輅伏也

伏兔伏于軸下似之說文云輅車輅輅也鄭君易注云輅伏兔輅輿下輅木與

輅相連鉤心之木與說文小異疑今說文本縛下脫木字云至車輅輅字則作

輅說文云車伏兔下革也从車輅聲藝古文輅字橫若問經典中無此字以意

解之蓋若今車鉤筍鉗軸前曲而下持衡者駟駟頸疾疾當為侯字之誤

所持者衡下曲者駟駟輅也衡平也駟鉤也記字作鈎然據駟輅又謂

之輅見論語說文云輅耑持衡兩輅間謂之衡任兩輅間謂當駟後承軫

者通值轅者當免大車之轡謂之轅轅接小車一轅大車兩轅一

轅曲兩轅直兩轅銜軸處謂之鈎蓋即以轅為任正列其其銜高

輓也壓牛止車輪者梃見梃梃軻也說文云礙車也又云軻車軻也則與車身同名矣底車者

蓋承蓋之聖謂之弓以形名蓋斗謂之部蓋孔以其杠程上含連常

上貫斗下入程者達常斗柄也亦謂之部記所謂部長二尺衣車蓋

謂之輓見說文車蔽曰第巾車婦車有容在上袂在下裳帷

輪人為輪 望其轂欲其眼也 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

限鄭康成云眼出大貌廣林謂眼說文作輓云轂齊等也周禮曰

望其轂欲其輓昆同也故从昆之字亦多訓同若提建章之提是

矣輓云齊等亦是同義言轂四周勻稱如一也輓言其勻下文廉

乃言其急唯勻斯急矣後鄭義無取先鄭限切之讀是取急義又
侵下幃之廉當依說文爲正蓋艮古作𡵓𡵓字磨滅大半止餘右
畔曰及比之半遂譌爲眼耳

棹其漆內

棹依字當作𡵓度也从回象城郭之重或但从口

象城四面城郭之字从此郭之有郭也輪圓似郭故度其圓中卽
以車名

以其圓之扞捎其數

數說文字作𡵓云車轂中空也从木𡵓

聲𡵓若數蓋音相近而譌

揉輻必齊

鄭康成云揉謂以火槁之廣林謂揉依字當从火

旁柔說文云屈申木也从火柔聲檢說文無揉字據注云以火槁

之則此字東漢時尙从火旁作也李善注長笛賦引此注作以火
摘之釋文作摘而兼收居趙反音是唐時已本有不同矣

輪人爲蓋 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雷遠 鄭康成云蓋

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廣林謂蓋以表
尊以蔽日以禦雨非一義也記特言吐水疾者於吐水驗爲蓋之
工拙也若主爲雨設道右職不得概云王下則以蓋從矣鄭君注
道右云表尊于此又云乘車無蓋毋乃自相矛盾與司常巾車主
辨車旗名物蓋獨無文者路有五蓋不異也疏云巾車五路以其
建旌旗故無蓋是泥于巾車注王乘車建旌雨則有蓋之文而云
然耳不知鄭君彼注與此注同誤巾車職獨云及葬執蓋者著葬

視生時王下則以蓋從也

輿人爲車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鄭康成云較兩轡上

出式者廣林謂較依字當作較說文云車轡上曲銅也據此似較與式相接處有金闕之其名爲較然較之言覺有直義焉詩云有覺德行以其上出直起故名況記云較崇明是兩木上出者正名較矣許君不知何據容闕較之金亦有是名與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車之尺度有定不得或弇之或侈之弇無文也侈致飾也與覺氏弇侈義別

弧旌枉矢 鄭康成云蓋畫之廣林謂此卽析羽之旌千首設弧插枉矢其上以象之也舊說上四旗皆以弓張繆而畫枉矢于

繆恐未必然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鉞十之重三垸 鄭康成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廣林謂戈戟上齊也冶氏之專職殺矢亦兵器故令冶氏兼爲之矢人雖亦有此數語實冶氏爲之矢人摩錮而設之筈耳矢人主相筈鏃非矢人所自爲矣上記云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亦大約言之不必泥至殺矢先于戈戟者趙彥清謂慮冶氏知戈戟而廢殺矢之事故先言之以見不可廢不可緩之意此說良是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

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
據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
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
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
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
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
薄則播侈則柝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
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
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隧六
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 鄭君注覺氏一工誤者不

一注于上之攤謂之隧云窞而生光有似夫遂記文字作隧明取
隧道義窞而深也必以生光似夫遂解則鑿此名義之誤一也注
甬長云并衡數衡居甬上又小甬之上口曰衡以平得名如注說
是甬上別有衡矣此名義之誤二也注十分其銑節云舞闢之方
恒居銑之四舞闢方四則鼓闢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
口十者其長十六也凡言闢者亦爲從篆以介之若然則所謂闢
者皆謂銑鼓鉦舞上下相距之度矣卽實爲上下相距之度當言
脩言廣不得言闢舞平頂實面無闢可言故曰舞脩舞廣足以見
之矣且記明云以其鼓闢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何得云舞
闢方四鼓六鉦六則同度記何以云大鍾十分其鼓闢小鍾十分

其鉦間邪鍾體上平爲舞并前後兩相通廣四分每相實止二分亦不足十六之數又決無并兩相計一面之理是未識間爲徑度而云然也此尺度之誤一也注設其旋云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下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此亦因分衡甬爲二故有此說記明云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則旋在甬之下一分可知矣此尺度之誤二也注十分其鼓間云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是因以鼓鉦同度不得其解遂欲以外易閒益支離矣此尺度之誤三也記文本明白易曉自注說晦之遂滋後人之惑廣林知注說未合然竊思鄭君近古通儒尙未能得其真何敢作

紙上空談漫謂記文果如我說乎辛卯春廁職奉常駿奔祖廟伏見 欽頒鐃鍾二懸係依西江古鍾所製其銑鉦鼓舞與此記

所云有合焉積疑渙然冰釋矣今姑卽以黃鍾之鍾釋之黃鍾九寸大鍾用律度倍半小鍾用本律大鍾之體外高二尺二寸有半寸兩銑相距一尺四寸又十六分寸之一十六分鍾體之十也鉦長一尺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十分銑之八也銑間直徑如之鼓間直徑八寸又四百分寸之百七十五分銑之六也舞脩如之舞廣五寸又十六分寸之十十分銑之四也鼓長記無文鉦長八鼓長宜亦八若然鼓鉦已足鍾體十六之數兩藥拋卻矣蓋兩藥下垂實居二分得二寸又八十分寸之六十五而鼓實長六合鼓鉦

止十四分但鼓長六則銑間徑度止一尺又四萬分寸之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不能合十分銑之八之數以西江古鍾之度合之不甚相遠知銑間之度蓋立以定鍾體而于間之徑乃其實度矣記不著銑間之度銑間卽舞廣也鼓不言衡徑舞六銑十鼓八從可知甬長一尺一寸又四分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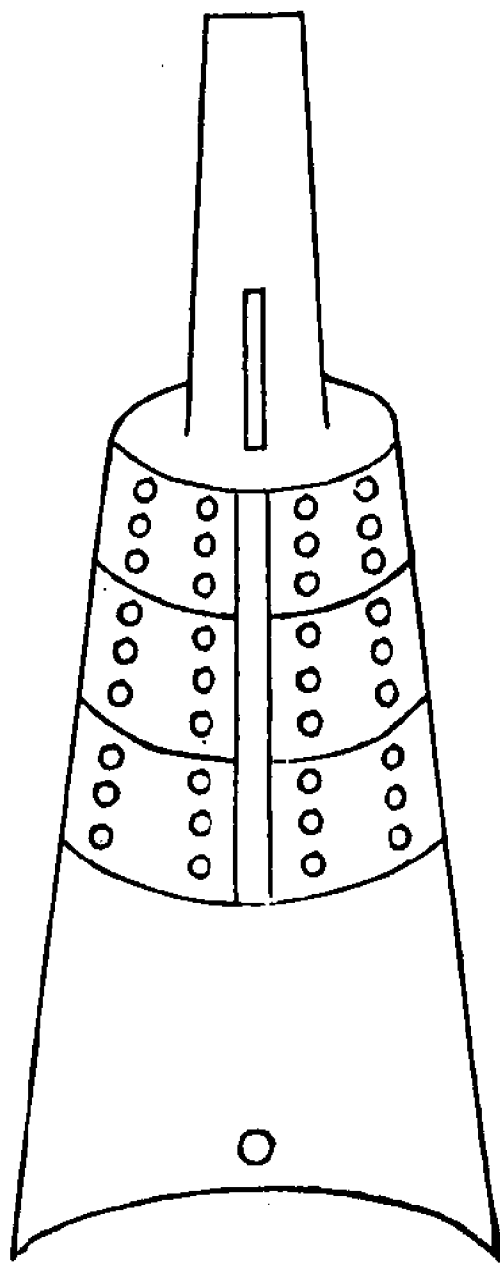
卽銑長度

甬圍如之其圍徑三寸

又千六百萬分寸之九百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七衡圍七寸有半寸圍徑二寸又四百萬分寸之三百有五萬六千有四十九旋蓋長徑三寸又四分寸之三三分甬長之一也旋蓋高蓋用半規之度一寸又四十分寸之三十五體厚二萬分寸之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十分鼓間之一也隧深四萬分寸之五千六百二十五

六分厚之一也圓徑據記似取度厚之六分之一然太小容十分
鍾體之一徑二寸又四分寸之一與小鍾高九寸兩銑相距五寸
又八分寸之五鉦長四寸有半寸銑間如之鼓間三寸又四十分
寸之十五舞脩如之舞廣二寸又四分寸之一甬長四寸有半寸
卽鉦甬圓如之其圓徑一寸又四千萬分寸之千七百一十六萬
長度八千一百四十七衡圍三寸其徑二千萬分寸之千九百五萬六
千有四十九旋長徑寸半弧高四分寸之三厚四十分寸之九隧
深四百分寸之百五十圓徑蓋十九分寸之九與餘十一鍾推此
可得矣

鍾全式



正面式

舞臺兩端長十六分鐘體之全數也

經長編之半 十分統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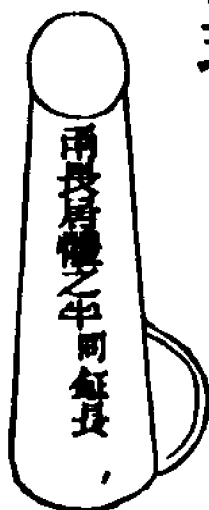
擊八分鍾 十餘次

鼓長至藥居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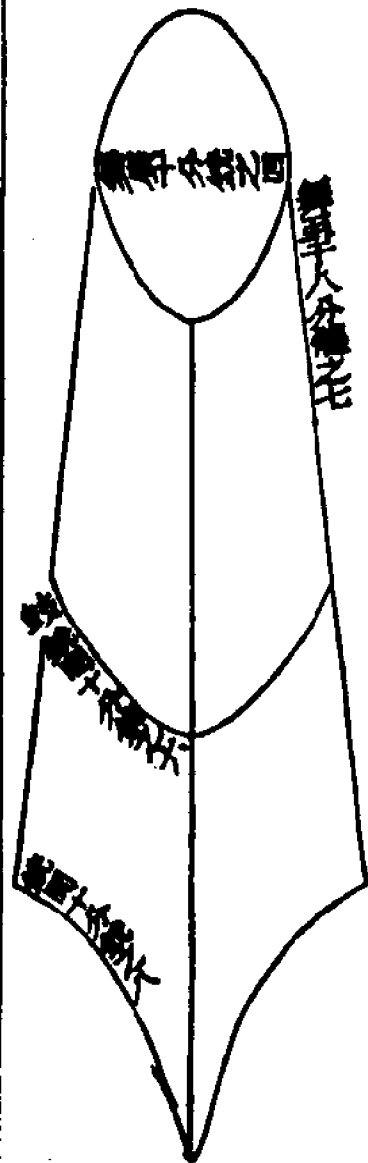
難民人數三十一萬三千人

五、國際貿易十大金寶羅列

甬式



側面式



泉氏爲量

內方尺而圓其外

鄭康成云圓其外者謂之

脣廣林謂此亦如簋之內方外圓也注說未的

鮑人之事

察其線

故書線或作綜廣林謂泉于篆爲泉泉

宗相似誤線爲綜耳或謂當依故書作綜卽詩素絲五總之總非

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曉也

引而信之八字當在前欲其無過也下信之而直以下五十七字當在此工末蓋望而厭之六條言制革之道革欲其茶白以下言制革之善信之而枉以下言其病矣信之而直不依前文爲次者欲令聯信之而枉爲文故也於此條特詳者欲明治革最貴革信反覆申明以示鮑人焉

譚人爲皋陶

穹者三之一

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

之空鄭康成云讀如穹蒼之穹疏云先鄭云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者無所指斥故後鄭讀從穹蒼之穹廣林謂志無空邪出管子弟子職篇今本作虛邪先鄭讀但取其音後鄭則音中見義故易之穹謂鼓腹之中高于兩端也

畫纈之事 凡畫纈之事後素功 鄭康成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汗也廣林謂素卽五采中之白據設色言故記云功不云質凡畫纈諸采旣具乃施白采詩云素以爲絢言得素而絢益顯猶得美貌而麗飾益彰夫子答子夏乃斷章取義而云繪事後素彼素據素質與此記不同或援朱子集注駁鄭君此注良不必耳

玉人之事

玉人一工札爛文錯前人有考定之者未盡善也

廣林謂此工凡四節一命圭二祭祀之玉三權度之玉四煩聘享

勞之玉今彙參衆說別爲次序云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守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命圭九寸

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

圭伯守之

此下脫命圭五寸謂之穀璧子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蒲璧男守之

二十二字注云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故舊或云命圭五寸杜子春

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或謂命圭七寸當移在伯守之

下依故書作五寸下脫謂之穀璧子守之謂之蒲璧男守之十四字亦通

天

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大

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據典瑞知此下脫以朝日三字

四圭尺有二寸以

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

廟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以土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天子執圓四寸以朝諸侯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琬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東果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夫人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天子執冒四寸 冒之邪刻說本書顧命傳後儒相承莫之疑也圭銳璧圓一玉安能兼冒或謂兩面各刻亦無據依蓋冒者天子執以見諸侯之玉也朝日摺大圭三尺則日數也執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此朝諸侯以冒冒方六寸則取冒覆六合之義玉藻云天子摺珽方正于天下是已古文兜與兕相似故譌六爲四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此之冒也舊以珽爲大圭非是大圭杼上何得云方正于天下乎

伯用將

注以將爲雜名廣林謂將當作埒說文璚字解云三

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駟四玉一石侯用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此一節通記用玉之等或專據祿圭言者非

四圭尺有二寸 疏云未審以璧爲邸邸徑幾許廣林謂璧有九寸八寸五寸五天地之中數此祀天之圭邸容五寸

大璋亦如之 鄭康成云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廣林謂亦如穀圭七寸也文宣承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下若承三璋不疑于亦有黃金勺乎知不然矣

矢人爲矢 亦弗之能憚矣 鄭司農云謂風不能驚憚箭也廣林謂驚憚之憚字當作怛莊子大宗師無怛化釋文云鄭衆注考工記不能驚怛是也

梓人爲侯 則春以功 鄭康成云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廣林謂春如字讀功卽獻爾發功之功大戴虞戴德云諸侯以其教

士舉行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抗大侯規鵠豎
物天子踐位敎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是其事也

廬人爲廬器 句兵欲無彈 故書彈或作但廣林謂說文

云俾疾也周禮曰句兵欲無俾然則故書作但之但蓋俾之譌俾
訓疾于義未協故司農破從彈丸字

炙諸牆 鄭康成云炙猶挂也以挂兩牆之間廣林謂說文久
字解云從後久之象人兩脰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撓
是故書字本作久轉寫誤作炙耳炙灼也無挂義

匠人營國方九里 鄭康成注書無逸傳百里之國九里之城

云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

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此注前據匠人後據典命兩存其說廣林謂周書說東都之城云方千七百二十丈以王制六尺四寸之步計之九里得千七百二十八丈是周書所云正九里之城也二十舉成數耳然則周公作洛城方九里非十二里矣意者天子與上公城同九里亦禮窮則同也不十二者十二里則已廓矣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二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鄭康成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

堂廣十七步半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以蜃灰墮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廣林謂注說非也隋宇文愷說堂脩二七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俗儒所加其說近是但二字非加二七當爲七步古文磨滅轉寫之譌殷曰七尋周曰九筵此不應作歇後語也脩七步七六四十二尺廣加四分脩之一則八步又十二分步之九

爲五十二尺五寸五室脩二步又二十分步之三爲十二尺九寸
廣一步又二十分步之七爲八尺一寸三四步七步也十二尺九
寸倍之爲二十五尺八寸八尺一寸倍之爲十六尺二寸合之得
四十二尺爲七步此室之圍數算法所謂方周求邊也一室兩房
兩夾室並南鄉四三尺十二尺也此四墉除去之數不與下四旁
連文先于此言之者欲以見室之廣也四分脩一爲之峻峻十尺
有五寸墉宜厚三尺半今較五寸中四墉不必如外牆之厚也四
旁卽四墉墉古作庸庸旁相似而誤九階九級也兩夾東西堂也
與正堂相夾故名窗白盛白綴牖也門堂居正堂三之二脩四步
又六分步之四廣五步又六分步之五門室居正堂三之一脩二

步又六分步之二廣二步又十二分步之十一此約言之若除室
埔止廣二步又六分步之四耳世室之制儻或然與世室重屋明
堂大同小異辨舊說明堂之謬則有明堂億一卷詳之矣

匠人爲溝洫 九夫爲井 鄭康成云畿內用貢漙者鄉遂

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
助漙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也廣林謂貢助之
分不爲畿內邦國異也居室櫛比山川縈繞不可井授則用貢漙
旅師于是有屋粟之斂土地平行可畫井焉則用助漙旅師于是
有糲粟之斂王畿邦國一也孟子云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正成周制矣

車人爲車 徹廣六尺 疏云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徹廣林
謂記下文云隔長六尺大車之廣度也上記云轂長半柯半柯尺
五寸兩轂則三尺矣參分其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轂居輻
內者五寸二五則一尺矣記又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輪崇三柯牙圍尺五寸牙廣五寸兩牙亦得一尺以轂與牙二尺
通車廣六尺則徹之廣正八尺也六乃轉寫之譌耳記云車同軌
何得謂大車與小車殊徹耶或云徹通也謂兩轅內通廣六尺言
此以著焉之所以長六尺也亦通

周官

孔廣林敘錄

周官肌測七

周禮稱名久矣而以周官題者何從其朔也前漢河間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故藝文志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然其時爲注爲訓故爲解詁者皆曰周官至馬季長作注題周官禮鄭康成因之隋志載江左注釋諸家若陳邵異同評干寶伊說注孫晷駁難崔靈恩集注沈重義疏皆仍馬鄭題名唐賈公彥奉敕作疏始直名爲周禮矣案左氏傳魯大史克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此經無其文知周禮別是一書不得目周官爲周禮矣周官自鄭注獨立學官諸家漸佚聞于他書見諸家牘

語誠遜康成然康成注失經義者亦不免有可議焉乾隆甲午家大人將校十三經定本刊藏敦本家塾以示子孫因欲授季弟廣衡周官經先勘梓之廣林承命校讎竭心從事于訂正譌脫外更參攷義訓有疑者竊以己意測之每成一葉必質之家大人大人曰小子心則專矣工良勤矣安所得經師爲爾指畫姑錄存以俟就正焉可廣林敬受命乃序次若干條而爲之錄云

天家家宰弟一

周官

天官曰治典凡六十三職正爲大

宰貳爲小宰攷爲宰夫其官正已下分爲六部官正官伯主環衛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亨人甸師獸人獸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醴人醢人鹽人冪人主麇

飲而五醫以事類附焉宮人掌舍幕人掌次主起居大府王府內
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主賦式財用內宰主
治內令內小臣闈人寺人內豎給使令者也九嬪世婦女御進御
于王者也女祝女史掌內禮者也皆聽于內宰是謂內官典婦功
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主服飾女工之事

地官司徒第二

周官

地官曰教典凡七十九職鄉老不

列職實七十八職也正爲大司徒貳爲小司徒攷爲鄉師鄉大夫
已下分爲七部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主六鄉之治而
封人牧人牛人充人附焉其鼓人舞師疑入春官大司樂部內屬
封人後簡錯也戰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邦國都鄙通掌焉故亦

附鄉官後而通爲一部師氏保氏司諫司教訓人媒氏主教民爲一部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就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主關市爲一部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鄉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主六遂爲一部草人稻人土訓誦訓或教或養通乎邦國故又次之爲一部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圻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圉人場人主四野之賦貢爲一部廩人舍人倉人司祿春人館人橐人主祿廩粢盛之事爲一部其司稼宜次旅師在司祿後非其次矣

春官宗伯第三 周官 春官曰禮典凡七十一職正爲大宗伯貳爲小宗伯攷爲肆師鬱人已下分爲十部鬱人鬯人難人司

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守祿世婦內宗外宗主祭
祀之事典命司服則其閒者以事類附也家人墓大夫職喪主喪
葬之事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瞽師鍾
師笙師鐃師鞀師旄人箛師箛章鞀鞀氏典庸器司干主樂事大
卜卜師卜人龜人蕤氏占人箝人占夢眡祲主卜筮大祝小祝喪
祝甸祝詛祝主祝事司巫男巫女巫巫主巫政大史小史馮相氏保
章氏內史外史御史主史事中車典路車僕司常主車旗都宗人
家宗人主都家之祭祀凡以神士者主制神之次位序官有卜人
職文無之然則春官有脫簡與

夏官司馬第四 周官 夏官曰政典凡七十職正爲大司馬

貳爲小司馬攷爲軍司馬其興司馬行司馬闕司勳已下分十七
部司勳主書功馬實主馬政量人主度地三者政之大者也故首
之小子羊人主祭事司燧主火令掌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壺
氏主軍守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主射弋之事司士諸子
王朝位治令司右當在戎右前錯誤在此虎賁氏旅賁氏節服氏
方相氏主夾衛王車方相以類附者也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
主侍御弁師主冕弁宜在春官司服之下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
矢繕人聚人主戎器戎右齊右道右主右事而司右爲之長大馭
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主馭事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
圉人主養馬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

川師遼師匡人擇人主辨土地之形勢都司馬家司馬主都家軍賦非王臣也故以終焉

秋官司寇第五 周官 秋官曰刑典凡六十六職正爲大

司寇貳爲小司寇攷爲士師般爲鄉士鄉士已下分爲五部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圖掌囚掌戮司隸主刑有罪及俘皆任以役故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附焉其長則司隸也犬人列司圖上者犬善守故以類比焉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翬氏柞氏雍氏哲蔭氏翦氏赤犬氏蠃氏壺涿氏庭氏衡枚氏主禁伊耆氏主養老大行人小行

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主賓客掌察四方掌貨賄
關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主都家之治者附于末

冬官第六 考工記 周官 冬官曰事典篇亡以五官例

之正爲大司空貳爲小司空其攷疑卽地官鄉師所云執轡以與
御匱之匠師與事典亡漢人以考工記補之未嘗直以考工記爲
冬官也唐石經及注疏並題冬官考工記第六大謬竊擬題冬官
第六以存六篇之目綴考工記于下以還本記之名庶或近之此
記蓋周末時人所作頗有關誤錯簡鄭君未之審正也今以序工
參正其次輪人爲輪第一輪人爲蓋第二輿人第三輅人第四弓
人第五廬人第六匠人建國第七匠人營國第八匠人爲溝洫第

九車人之事第十車人爲來第十一車人爲車第十二梓人爲筭
虞弟十三梓人爲飲器第十四梓人爲侯弟十五攻金之工弟十
六鑲氏弟十七冶氏弟十八鳧氏弟十九梟氏弟二十段氏弟二
十一桃氏弟二十二函人弟二十三鮪人弟二十四鞞人弟二十
五韋氏弟二十六裘氏弟二十七畫纁之事弟二十八鍾氏弟二
十九筐人弟三十幌氏弟三十一玉人弟三十二櫛人弟三十三
雕人弟三十四矢人弟三十五磬氏弟三十六陶人弟三十七旃
人弟三十八凡陶旃之事弟三十九并序工二篇爲四十一篇云
國有六職至陶旃爲一篇總敘也有虞氏上陶已下爲一篇則因
周上車而總敘車制以起下輪輿也